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五筆卷八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貢生臣潘　璣

容齋五筆卷八 十二則

宋 洪邁 撰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況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復旦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鑾我

今欲四十秋懐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歳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歳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為野夫田中學鉏穀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鬢早改變四十白髮生況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歳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惡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巳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靣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行年四

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我今四十六衰顔卧江城鬢髮蒼浪牙齒踈不覺身年
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
百五夜月明天衰鬢蹉跎將五十闗河迢遞過三千青
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諳盡五
十不休何日休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凡年
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娱長慶
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

霜老放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艷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

閒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慙愧病來遲且喜同年滿七十

莫嫌衰病莫嫌貧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
晡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人
生七十稀我年幸過之白須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巳年
七十一眼昏須白頭風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七
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來七十三翁旦暮身誓
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
俸霑五十千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間亦效之如

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歎正
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顱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
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
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笑喜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之年初過二
衰顏韷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
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
當返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頹景薄西山結髮事丈

史俯仰六十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翫味莊誦便如閱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唐劉仁軌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没免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撿校帶方州刺史仁軌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邪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

軌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為仁
軌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耳

白公說俸禄

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
波及他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概見矣因
讀其集輒叙而列之其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
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
萬兼京兆户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禄二百

石歲可盈倉囷貶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廪數百石月俸六七萬罷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禄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户州尤覺貴二千石禄敢言貧為賓容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嵩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静貧頼俸優饒官優有禄料職散無羈縻官銜依口得俸禄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忘不赴同州曰誠貪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

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閒人又問俸厚薄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無悶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禄逐年支粟滿囷壽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泛叙曰歷官凡五六禄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僶俛班行內骨肉勾留俸禄中其他人者如陜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劉夢得罷賔客除秘監禄俸略同曰日望揮金賀新命俸錢依

犹又如何歎洛陽長水二縣令曰朱紱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且將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二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貧泉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是東坡云公廪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

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恥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
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案是時宰相
張弘靖韋貫之弘靖不足道貫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
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而東思欲一陳於左右
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髑髏髮肉所不
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茍
有所見雖畎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
其痛憤邪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

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語以偽言或陷以非語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絶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耳不自以為竒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

形容今盡載於此以示後生輩其詞云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麹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麹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

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
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
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
乃注以斛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
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斛有半此吾
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
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
五日壓得斛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斛

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窮絶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淳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絶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典姑蘇而不獲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

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案陳結之並無
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覩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絶句
曰往年江外抛桃葉去歳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
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樊素也然
後結之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柳枝故作詩云兩枝
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
應不要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之句又答之云誰能更
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如

云濁共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賣却羅袖柳枝尋放還觴詠罷來賓閤閉笙歌散後妓房空比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强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頃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

賦予為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惟撰述之撰乃可爾若雜物撰德體天地之撰異乎三子者之撰久伸撰杖屨之類皆不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厢邏卒以為逐舉未嘗有此例即録以報主者士人滿簾前上請予為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一也而以靜為上聲靚為去聲案漢書賈誼鵩賦澹乎

若深淵之靚顔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甘泉賦暗暗靚深注云靚即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為非理于名雲竹莊之堂曰賞靜取杜詩賞靜憐雲竹之句也守僧居之頻年三易有道人指曰靜字左傍乃争字以故不定疊於是撤去元扁而改為靚云

唐臣乞贈祖

唐世贈典唯一品乃及祖餘官只贈父耳而長慶中流澤頗異白樂天制集有户部尚書楊於陵回贈其祖為

吏部郎中祖母崔氏為郡夫人馬揔准制贈亡父亦請
回其祖及祖母散騎常侍張惟素亦然非常制也是時
崔植為相亦有陳情表云亡父嬰甫是臣本生亡伯祐
甫臣今承後嗣襲雖移孝心則在自去年以來累有慶
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皆許回授臣忝當寵
擢而顯揚之命獨未及於先人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
後合叙勲封特乞回充追贈則知其時一切之制如此
伯兄文惠執政乞以已合轉官回贈高祖既已得旨而

為後省封還固近無此比且失於考引唐時故事也

承襲用經語誤

經傳中事實多有轉相祖述而用初不考其訓故者如邶谷風之詩為淫新昏棄舊室而作其詞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宴安也言安愛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今人乃以初娶為宴爾非惟於詩意不合且又再娶事豈堪用也抑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毛公曰訏大也謨謀也猶道也辰時也猶與猷

同鄭箋曰猶圖也言大謀定命為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如正月始和布政也案此特謂上告下之義今詞臣乃用於制詔以屬臣下而臣下於表章中亦用之不知其與入告爾后之告不侔也生民之詩曰誕彌厥月毛公曰誕大也彌終也鄭箋言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案訓彌為終其義亦未易曉至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既釋彌為終又曰酋終也頗涉煩複生民凡有八誕字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

寔永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若悉以誕為大於義亦不通它如誕先登于岸之類新安朱氏以為發語之辭是已莆田鄭氏云彌只訓滿謂滿此月耳今稱聖節曰降誕曰誕節人相稱曰誕日誕辰慶誕皆為不然但承習膠固無由可革雖東坡公亦云仰止誕彌之慶未能免俗書之於此使子弟後生輩知之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

下拜下拜登受謂拜於堂下而受胙於堂上今人簡牘謝餽者輙曰謹已下拜猶未為甚失若天威不違顏咫尺則上四字為天子設下三字為人臣設故注言天鑒祭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今士大夫往往於表奏中言違顏或曰咫顏咫尺之顏全與本指爽戾如用龍顏聖顏天顏之類自無害也

長慶表章

唐自大歷以河北三鎮為悍藩所據至元和中田弘正

以魏歸國長慶初王承元劉總去鎮幽於是河北畧定而穆宗以昏君崔植杜元穎王播以庸相不能建久長之策輕徙田弘正以啓王庭湊之亂繆用張弘靖以啓朱克融之亂朝廷以諸道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嗣李光顔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遂以節鉞授二賊再失河朔訖于唐亡觀一時事勢何止可為痛哭而宰相請上尊號表云陛下自即大位及此二年無巾車汗馬之勞而坐平鎮冀無亡弓遺鏃之

費而立定幽燕以謂威靈四及請為神武君臣上下其亦云無羞恥矣此表乃白居易所作又翰林學士元稹求為宰相恐裴度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多從中沮壞之度上表極陳其狀帝不得已解稹翰林恩遇如故稹怨度欲解其兵柄勸上罷兵未幾拜相居易代作謝表其略云臣遭遇聖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奬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其文過飾非如此居易二表誠為有玷盛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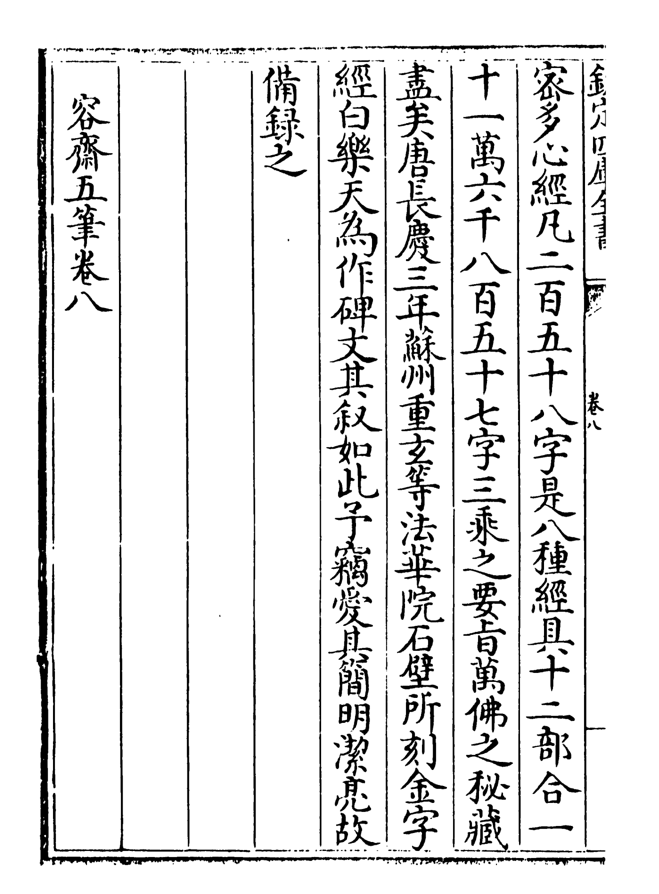
元白制科

元白習制科其書後分為四巻命曰策林其策頭策項各二道策尾三道此外曰美諌遜塞人望教必成不勞而理風行澆朴復雍熙感人心之類凡七十五門言所應對者百不用其一二備載於文集云

八種經典

開示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華經凡六萬九千五百五字證無生忍造

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極於維摩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字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實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字壞罪集福淨一切惡道莫急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字應念順願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字用正見觀真相莫出於觀音普賢菩薩法行經凡六千九百九十字詮自性認本覺莫深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



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盡矣唐長慶三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敘如此予竊愛其簡明潔亮故備録之

容齋五筆卷八

容齋五筆卷九十二則

宋 洪邁 撰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絶句曰豈是交親向我踈老慵自愛閉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嵇康索報書案嵇康與山濤絶交書云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

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戀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尤為之感歎輒載其文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驤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

孌有辭辭畢湯下余亦慼然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鬻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而却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隤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

主一杯一旦僕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若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咍且曰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閨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兮乃目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罍我與爾歸醉鄉去來觀公之文固以遣情適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坡猶以爲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

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為之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然不及二年而病亡為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廩孰知耘耔之勞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于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㖧氏之志至於元祐

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績效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功德寺所刻大小二本及季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耔句下便接悍彼西戎古稱右臂正是好處却芟去之豈不可惜惟成都石本法帖真跡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劄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温公集有作中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温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

寧三年者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李真李思不能察耳坡内制有温公安㘒祭文云元豐之末天步為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于一人名髙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畧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之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㘒庶知予懷而石本頗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存者有幾惟是

一老屏予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原歲未及期綱紀畧定道之將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剛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葬也告諸其柩今莫能攷其所以祟其也

歐公送慧勤詩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

則以紛華盛麗而怳吏考其實非南北比也讀歐陽公
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宫室傾貲事
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儗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
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
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
以玉粒粳調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五品羅成行晨興
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粟充飢腸東南地
秀絶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烟霏四面

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逶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有所據余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本於詩羔羊退食自公

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皃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皃莊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跡也佗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迱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歷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李善注引

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透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蝼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李善注蝼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逶迆漢逢盛碑當遂逶迆立號建基十二曰倭遲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蜿蜿虵虵亦然也則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𠷔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固為簡雅然有當避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衆案漢書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有東園主章注云章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匠紹興三十年予為省試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箴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温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以鏡置

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董賢傳東園秘器以賜賢注引漢舊儀東園秘器作棺如是豈佳處乎同悦驚謝而退然則以東名園是為不可乎有兩園適居東西故扁西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圃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叄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叄其義皆同鳲鳩序刺不壹也又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

其儀一分表記節以壹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廵狩祠孔廟碑恢崇壹變祝睦碑非禮壹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岐注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二與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拾百之與栢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

才利新作茅齋頗淨潔從予乞名其前有兩髙松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季請曰是使大貳字否坐者皆哂盖其人不知書信口輙言以貽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文恵公名流杯亭曰一詠而采借隸法扁為壹詠讀者多以為疑顧第弗深考耳

何恙不已

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顔師古注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

略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葢既云罹疾矣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説甚爲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爲貴恙謂輕者爲微恙心疾爲心恙風疾爲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人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揺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爲得大

將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
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楊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
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
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
為吏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閒有之如崔
駰傳人人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
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

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
元二字考之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
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户武紀燭幽隱勸元元所以化元
元宣紀不忘元元元紀元元失望元元何辜元元太困
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元元騷動元元安所歸命成紀元
元宄失職者衆哀紀元元不贍刑法志罹元元之不逮
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
生樂業賈捐之傳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覬相傳尉安元元惟陛下留神元元𢇛宣傳為天
牧養元元蕭育傳安元元而已康衡薛宣傳哀閔元元
王嘉傳憂閔元元谷永傳以慰元元之心匈奴傳元元
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賊害元元元元
愁恨恵兹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元元未諭深
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元下濟元元順紀元元被害貧
紀元元嬰此困毒桓紀害及元元鄧后紀劉毅傳垂恩
元元王昌傳元元創痍耿弇傳元元叩心郎顗傳弘濟

元元貸贍元元曹褒傳仁濟元元范升傳元元焉所呼天兔元元之急鍾離意傳憂念元元何敞傳元元怨恨安濟元元楊終傳以濟元元虞詡傳遭元元無妄之災皇甫規傳平志畢力以慶元元是也于謂元元者民也而上文又言元元之民元元黎民元元萬民近於複重矣故顔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潮州表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上天監臨臣不䒭悔坐此貶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遜而負罪嬰釁自居海島懐痛窮天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諫表不侔當時李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黄州

量移汝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給饘粥欲望許令常州居住輒叙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然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不過見地耳且略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逢知巳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舒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

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隙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黄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道英蒨二妓與舒君同遊也酡顔一笑夭桃綻清泠秋聲寒玉哀軒騎逶迤棹容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頭老尹府中坐早衙纔退暮衙催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此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顔長道

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黄樓上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叅寥師泛舟洪下追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實者寧復有之蓋亦值知已也

端午貼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遣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瑶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彦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宫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揚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沈争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紉

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傅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坡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摇風宫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宫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

日日午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葢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容齋五筆卷九

容齋五筆卷十十二則

宋 洪邁 撰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若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

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
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
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
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
我則道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使即時正救以
杜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
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
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

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説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説有之

絶句詩不貫穿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絶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喜論

詩嘗立一説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貼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齟齬處而絶句乃或不然五言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黄鳥並翻藻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虚雲傍花鳥栖知故道帆過宿誰家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

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效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縈閣軍城鼓振橋鷗鳴湖鴈下雪隔嶺梅飄舴艋猿偷上蜻蜓燕競飛樵香燒桂子苔濕挂蓑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劚侵晨起隴畔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讀之使人愴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詩為伋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譖伋

子宣娶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譖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并命案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譖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謂端為匹

今人謂縑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録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笑曰奉還五匹請撿韓詩外傳及諸儒韓康伯等所解束帛戔戔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撿之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若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正合此說也

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皆無其語文瑩多妄誕不足取信案春秋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若文瑩以此為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于此杜公云西郊向草堂昔我去草堂草堂少花今欲栽草堂塹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絶句又云

身出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愚溪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校書云清江見底草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朱慶餘稱著朱衣入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為鄰顧況不作草堂招遠客郎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籍草堂雪夜攜琴宿又云西峯月猶在遥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寂寞共作草堂游陸龜蒙草堂祗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司空圖草堂舊隱猶招我韋莊今來空訝草堂

新子蘭策杖吟詩上草堂皎然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公穀解經書日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襃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叙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

傳每事斷之以日故窒而不通左氏唯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一說其它亦鮮今表二傳之語以示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庚寅入邴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録乎内也辛巳晉敗秦

于穀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于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日穀梁最多卑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日取邑不日大閱崇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于柯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媵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子卒日正也

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戊辰盟于葵邱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沙鹿崩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于宋是月六鷁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以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弑其君髡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

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于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潞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卒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酉戰于鞌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鼷鼠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莒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至自伐鄭也丙戌鄭伯卒于操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

紇出奔邾其日正紇之出也蔡世子弑其君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四月楚公子比弑其君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甲戌同盟于平邱其日善是盟也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然通經之士可以默諭矣沙鹿梁山為兩説尤不然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夫日月之不知

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予頃因見鄂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巳蓋以國朝寶元元年吕溱榜登甲科今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大宋熈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陵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

仍有詩云浯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閒將此地鐫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有閬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盈丈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名之草者施於文記閒以自別識耳今歷艮鐫刻磨傅如許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之說謂能祛逐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疑之非石旁又有蔣世基述夢記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述送行至白水夢一儒衣冠

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浯溪無詩而去子盍求之覺而心異之遂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殆應辰兄也輒并記之

唐堯無後

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絶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

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為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

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孫何也

斯須之敬

今公私宴會稱與主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賔謂之容是已儀禮燕禮爲射人請賔公曰命某爲賔賔少進禮辭又命之賔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容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益以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

貳之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辭不就曰常時固自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郎設何辭之為薛終不可予時為右史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嚴目予曰景盧能倉卒間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予笑謂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侍郎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摭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亘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

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由是國統三絶漢業遂頽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内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威帝終於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黄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於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宫元海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飈回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宫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

代宗大歷元年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强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歷丙午敬宗遇弑大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刼幸興元襄王熅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敬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宫觀之役崇熾海内虚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惰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逮於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揔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

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薨盧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秩而拜昭文咸平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元年文靖薨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欽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

讀學士寇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
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恭公執中罷劉沆在
位而外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沆遷
史館熙寧三年韓獻肅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
而先罷荆公越四年亦罷韓復為館相明年荆公再入
遂拜昭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洛司馬公
自門下侍郎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太師兼侍中
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宣仁不許曰彥博豈可居

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曾臺諫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但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湯岐公思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為左請於德壽高宗曰湯思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容齋五筆卷十